北京漫畫

二月號

第四卷・第二期

北京漫画

羊對臨別的馬感慨地說：「看你去年混的樣兒，怪不得沒人拍你的馬屁，回頭你瞧瞧鄙人今年……」

馬冷漠地：「不要這樣神氣吧，小心點，人家會把你涮了啊！」

梁津作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一日出版

思想家

梁津作

·漫畫講座·

陳金錕

總論

一、漫畫是大衆的藝術

吾人生活在世上，一天不能離開食糧，也可以說「食糧」就是我們生命的維繫者；沒有食糧，一天也不能繼續生存，以上的定義，人人皆知，用不着我來贅言；現在我所預備寫的是維繫生活米面食糧以外的「精神食糧」——大衆藝術——漫畫。

藝術這件東西，是人類生活的慰安者，意識與情感的鼓勵者，或是個人及全體的情感表現的一種象徵，而它的發展與變遷，多半是由客觀的環境而轉移的，譬如說上古時的藝術，多是表現着當時的極簡單的生活情狀，在封建社會制度下的藝術，也多表現着說教者的尊嚴，而誇張其天下惟我獨尊的精神，而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藝術，更多表現着對其有利而適應須要的一種藝術，總而言之，藝術具有濃重的時代色彩，隨其當時社會變遷的程度而改變其表現特徵，這是吾人不能否認的事實。

藝術對於社會人類的關係既如上述，那麼，這應當是大衆的財產而不是少數人的所有物了吧？可是不然，請看藝術中的美術部門，在這古都是有着可喜的現像，今天的××個展，明天一個×××聯合展，而他們出品的內容是些甚麼呢？甚麼靜物啊！裸體女人像啊！一百號的畫布只畫了一個蘋果啊！再看看標價，起碼的是五百，一千的，這叫我們窮措大只好咋舌，驚嘆觀止而已。

尚在象牙之塔裏兜圈子的畫家，請問問他們所給與我們大衆的是甚麼？指示我們的而又是甚麼？像以上的題材，是不是距離現實生活而越走越遠呢？

裸體女人像，那是裝飾在百萬富翁臥室裏的東西，百號大的油畫，那也只有銀行經理的客室才能容納的下去，生活在今日的民衆，絕對不須要被普遍了解的裝飾美術，過分刺激眼目的美術！而需要的是甚麼呢？是大衆容易了解的美術！接近大衆的美術！

畫出一張原稿，利用近代印刷術的効能，印成千張，萬張，百萬張……；不論是小村鎮大都會，人人全有接觸的機會，婦孺成人一看了然，不識字的老農，對它也會發生了微笑，它所表現的全是現實波動的實況，由家庭日常的瑣屑，而至國家政治，無不被它廣泛的取爲題材，用簡潔易懂的線條，而外形，裝着滑稽打趣，文化的發展，民衆生活的醒覺，全賴以扶助增長，這是甚麼呢？就是每天活躍在報紙雜誌上，時時接觸在我們眼簾中的大衆藝術——漫畫。

二、漫畫是甚麼？

漫畫這名詞，在十餘年前非常的生疏，可是在現在已竟是婦孺皆知了，差不多據有當今報紙雜誌的中堅地位了；大家凡是一提到漫畫，必定是連想到「幽默」二字，故我們也不能否認漫畫裏有幽默性的存在。

漫畫兩個字包含了英文的Cartoon和Caricature的兩個意思，對於它一般的感覺，必須是含有諷刺與嘲笑的成份，而在表現上，往往是將所繪的人物誇張起來，變成奇形，醜怪的狀態，當讀者看完了那副滑稽相，會引起了微笑，可是當你再細細的體味這畫以後，將又會引起你笑的以外的感應；這是甚麼原故呢？這也可說是漫畫的特殊効果而與普通的繪畫不同的地方吧？雖然它在外表是裝着笑態，而其內在正含蓄了悲哀！憤慨！

漫畫也有人稱作「誇張畫」，但德國畫家斯塔蘭Stela，他的畫就不以誇張的技法描繪，而完全以寫實的畫風來製作漫畫，也很見稱於當時的漫壇，由此可見漫畫也不一定必須斤斤於個人表現的技巧上，主要的力量還是在於它的含蓄，就是當我們看完了它，是不是給了我們一種啓示，激勵，而精神上受了它的感動。

漫畫和文學，音樂，具有同一性格，它能操縱人類，制裁人類，對於暴露現實的醜惡，尤能見到了它的偉大性格。

素描　法國斯特蘭作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初期，在荷蘭有一位和平主義的畫家萊美克茲，當時他正主一家報館的筆政，而他不滿德皇的政策，大胆的採取了痛擊筆陣，而德皇曾以一萬二千元馬克巨賞購其首級，這種事實，不僅是博得了聯合國的好感，就是全世界亦莫不表示同情，而獻給他「爲眞理與人道而戰的漫畫家」的榮譽，當時最著名的作品有「魯斯塔尼爾的兒童」及「死屍輸送列車」，這就是漫畫的力量，以它的大無謂的正義精神，而來糾正世界，評判世界；在美國有一句話「漫畫以笑話叱咤世界」看起來漫畫不只是開開玩笑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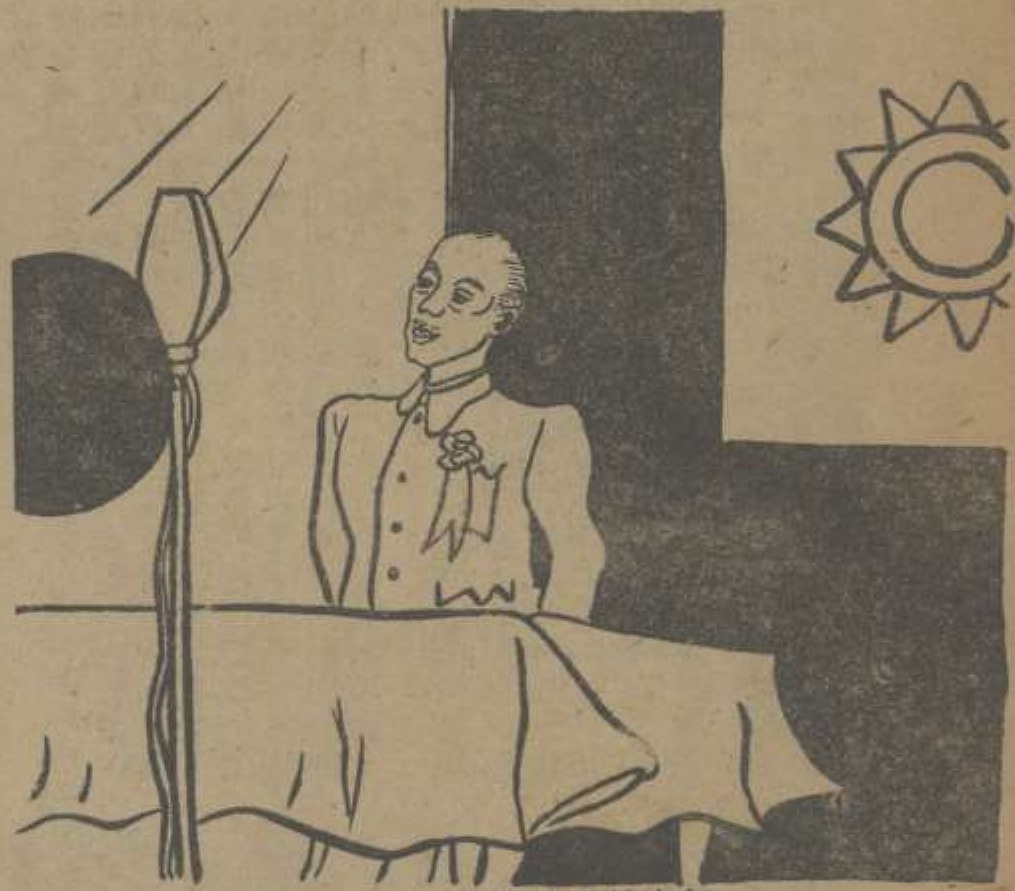
（全篇未完）

時事報導漫畫

華北一億民衆展開實踐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

强化中日提携合作，汪主席出國訪日．

雜誌治運講評會，龜谷社長主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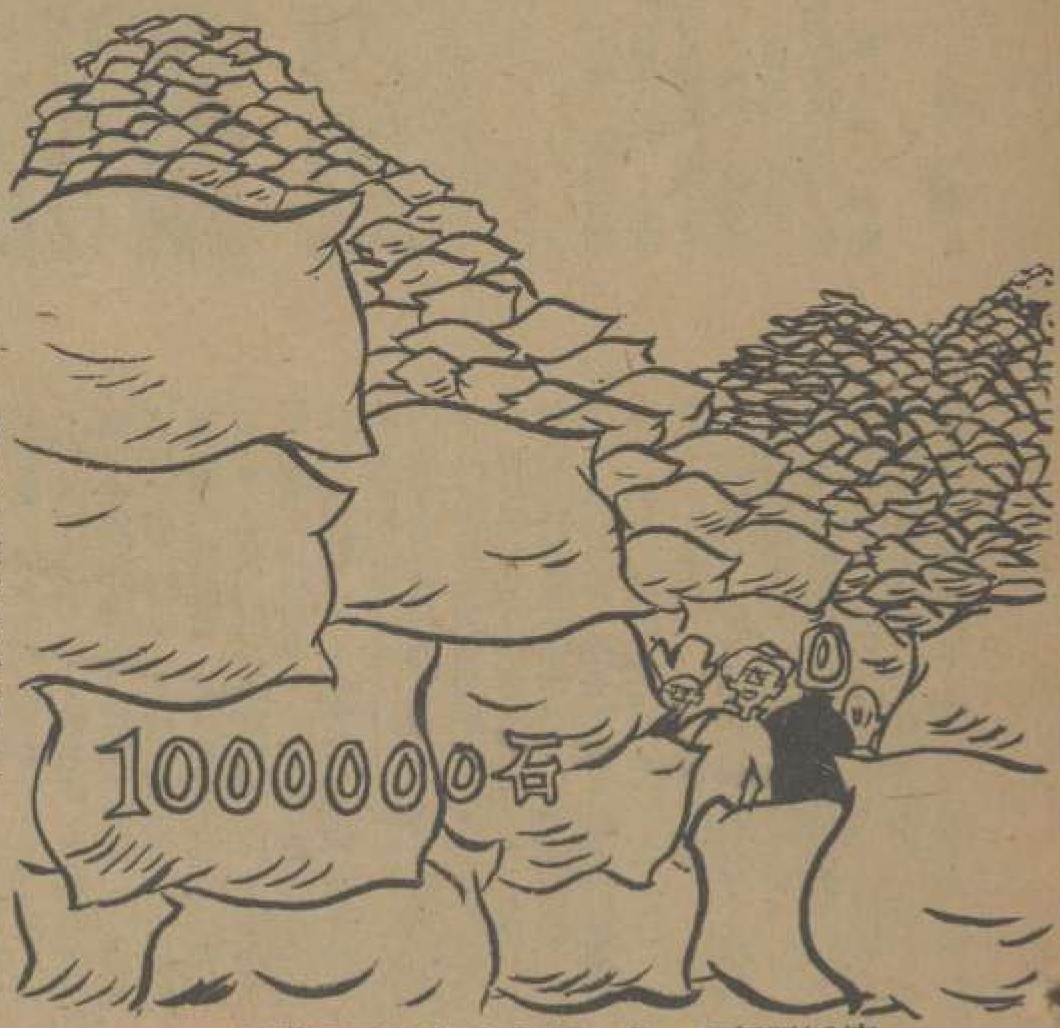
一年來敵兵投降者約三萬之衆．

日空軍兩襲吉大港英船損失慘重．

太平洋上英美已無立足之地．

國民政府於一月九日正式向英美宣戰

國人一致奮起擊滅英美



憲兵隊揭示，京中現存有雜粮三百萬石．

本市各粥場相繼開鍋，確給貧苦同胞造福非淺．

歲首歲尾

·舍魚·

葉末行刻

（一）

自從新舊歷並行以來，我們的歲首歲尾便各有兩個了。

剛剛溜走一個新曆的歲尾，另一個新歷的歲首又到了，剛到不久，而舊歷的歲尾又溜過來了；更恰巧是差不多幾乎這兩頭兩尾擠在了一起。走的要我們送，來的要我們迎，誰也不肯謙遜一些，我們這一個渺小微弱的身軀，眞够一受的！又何況這些送往迎來的內心刺激在紊動着，更是急煎熬迫。

現在又到舊歷的歲尾了，這是一個最性急最難招待的客人，而討厭的是：每一個歲都有着這樣的一條尾巴，現在我們抓住這條尾巴，來談一談它。

（二）

一見到「歲暮」這兩個字，就使人馬上生一種「急景催年」之感：尤其是直接担當經濟生活責任的人，觸目驚心，直可比於死囚之見判決書，病人的見醫生搖頭……

還不祇是恐慌，也攙有留戀擺脫的釋然的愉快，總算走完了一段路，—不論是怎樣走過來的—可是剛剛要坐下來息一息，馬上發見擺在你眼前的，是無邊的空蕩，無邊的浩海，使你後悔不該急急的走到盡頭，但已經晚了！何況還不由你作主！

但還不是完全如此。死囚的將決，同病人的要死，那是眞正的完了，正因其眞的完了，所以他還可以把恐慌，留戀排開，而祇取擺脫釋然的感覺，放開手，長々的噓一口氣，輕鬆的微笑了，眞不啻身登仙界；前面雖仍是無邊的空蕩，無邊的浩海，但他可以到此爲止，一了百了。打發歲暮的人便不行。

（三）

現在是堆一座山的最後的一鍬土，一方面雖然有將成功的快感，在那裏鼓舞你，激勵你，使你更勇猛些！但當筋疲力盡之餘的這一鍬土，這一鍬沈重的土，要你疊在高高的山頭上，這在你是多麼頻難的一件工作啊！雖然祇是一鍬土。另一方面，當你吃力的在舉起這最後的一鍬土的當口，你更意識到第二座山也在等待你去堆，那座未堆的山，也有同樣性質的這最後一鍬土的。

當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從一輛電車上擠下來時，你更需准備用同等的—或者不止—力量去擠，來換另一輛電車。你自己的這樣行動，使你哭笑不得。

（四）

病人覺察到醫生的拒絕開方，有時會發一絲深意的微笑；拉到菜市口砍頭的死囚，會慷慨激昂的唱一段連環套；這完全是釋然擺脫的快感（這快感自然不同與普通意義的快樂。）在支撑他，激動他，因爲他已經走完了他的路。

而傾力打發歲暮的人便不行。一面他要主動的把這一個打發走，他那肯輕易的走去？可是當這一個還在蹶夾着，而另一個早從他背後挨上來了；雖然明知第二個客人更難伺候，但不能不硬着頭皮把他捧進來；他也知道「請神容易送神難」，也更知道到他要走時，比才走開的那一位更難纏，因爲已有了一個難似一個的一貫經驗，總是後來居上。他不敢在用照舊的力量的奢望，他准備着賣更大的力氣。但他並不絕望，他隱隱的有着一個近乎妄想的萬一希望：庶幾這一個要和氣些，體貼些；就在這樣隱隱的希望中，或咬着牙中，送走一個，又送走一個。

（五）

「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這是一句糊塗話；如果不近黃昏，怎會有好的夕陽，在急景催年的殘照中，也自有它迴光返照的美麗，也頗能迷惑人，所以因了這點美麗，使人留戀不忍捨去。古今多少詩人的傷往感逝之作，都是這一點留戀的情意；在眼前是夢幻的美麗，而再一回顧走過來的那一條修長的路，遺留着有多少的悲歡離合的痕！都是輕輕的溜過去了，因此，越使他對這瞬間愛慕着，把持着，粘滯着，拖拽着，不肯放鬆。他倒不是因爲難以打發走，才這樣固留着，他是由衷的不忍捨去。

他也知道握着的是空無一物，但他仍不肯放鬆，他也意識到終不免從手中溜走；便掩耳盜鈴的寃哄自己，說「天增歲月人增壽」其實誰不知多過一年便離死近了一年？祇有減壽，哪會增壽？但這樣寬慰着便可很放心的使它溜去。

（六）

一到除夕，留戀的心情越强烈了，但也同時減輕了。

他已整裝待發，知道自己的固留是沒有什麼效力了；這時對於他所給予人的苦難歪纏，也同時諒恕了，因爲他是一個要走的人了；多少個年，沒有延悞過這天的行期，我們諒恕他一年來給予我們的苦難，如同諒恕一個將死的人的罪惡。

而這時的情緒，要更複雜些，是留戀之後的決然放棄，是無可挽回的涣然消失，是艱辛苦痛後的悽然微笑，是角鬥嫉恨後的大量寬恕，更是對於未來的恐懼，喪志希望，決心，……這時的情緒是更複些。多少寫除夕的詩篇，不過各表現其情緒的幾點；現在這些話，也不過在情緒的紊樣中抽出來的幾條絲而已。

（七）

自從新舊歷並行以來，歲暮給予人的情緒又複雜多了。是許多個極端的情緒交織在一起，兩個歡迎會同兩個餞別宴的合併舉行，鬧得人笑臉同淚眼不知拿出那個來更恰當些。但大多數人對於新歷的歲首歲尾，不太有什麼感覺，總好像視爲舊的是正統的，其實舊的又何嘗不是從新的變來的？

這不過仍是「依戀」在那裏作祟就是了。

談舊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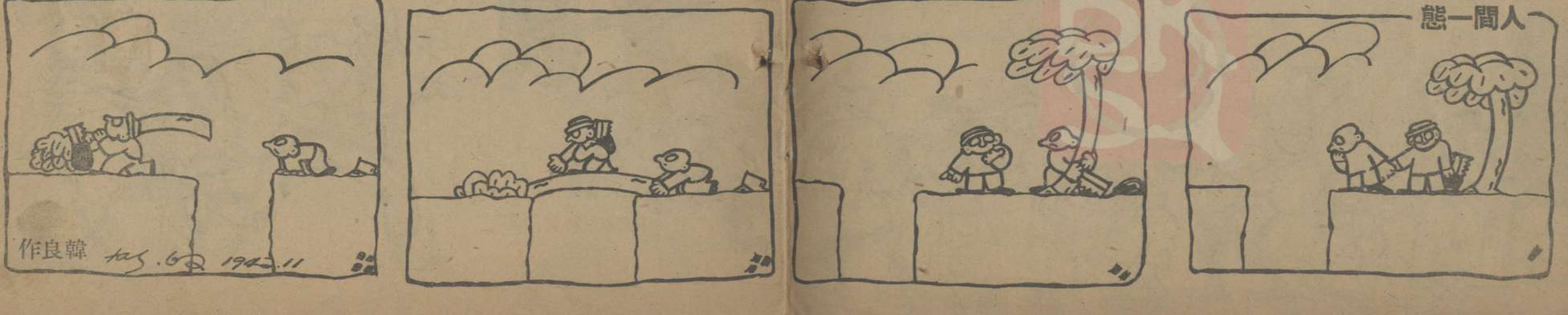
小僧

一提到「年」，差不多在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溢動着一層快愉的與希冀的光，雖說「年」的到來，在人們的壽算上又增加了一個數目，使老年人的軀體向墳墓裏更接近一步，但這僅是一種遠慮的悽悲，如果目前的呼吸尙屬勻衡，又何必那樣的遠慮自苦「我們就管眼前吧」！這種超然的解脫的情感，似乎那麼濃厚的浸透到我們大中國民族的內心，所以每到年節大家總要放心任性的快樂一回，這快樂的構成因素，並不是因爲這「年」是地球剛繞完了太陽一週，又開始再繞的新鮮意味，最大原因還是因爲在這年節的時光裏，可以舒展一下年來的疲憊與窒息的身心。

譬如爲謀取自己或一家老小的溫飽，天天儘量的在出賣着個人僅有的體力和精神，這無可奈何的拚命者，很難得有一段安息的消閒日子來蘇息一下，便體內的脈搏得以平靜的跳動幾天，如此，年節不是最合適的嗎？況既是假日，自然不算缺勤，缺工，不但不予以扣薪，補工的處分，同時說不定還許獲得一筆額外的恩賜（提前發薪）假使這筆錢不是被債主逼得體無完膚時，則頗可置辦一些年物，一家大小自自在在的團聚幾天，這種「天倫之樂」，不是年的賜予嗎？此乃單屬於無恒產可賴者的年。

那麼有產者呢，自然沒有以上的顧慮了，他們更有別的更與奮的事情來籠罩着他們的心，其中最要的一條，應該算是賭博了，好像年節專爲賭博而設的，年節中的賭博，又成了不禁的慣例，這種沒有明文規定的習慣法，便成全了我們的大國民。於是男賭，女賭，大人賭，小孩賭，大賭特賭，在這偌大的一個寬濶土地裏，便充滿了一片囂鬧吵叫的賭聲。

人間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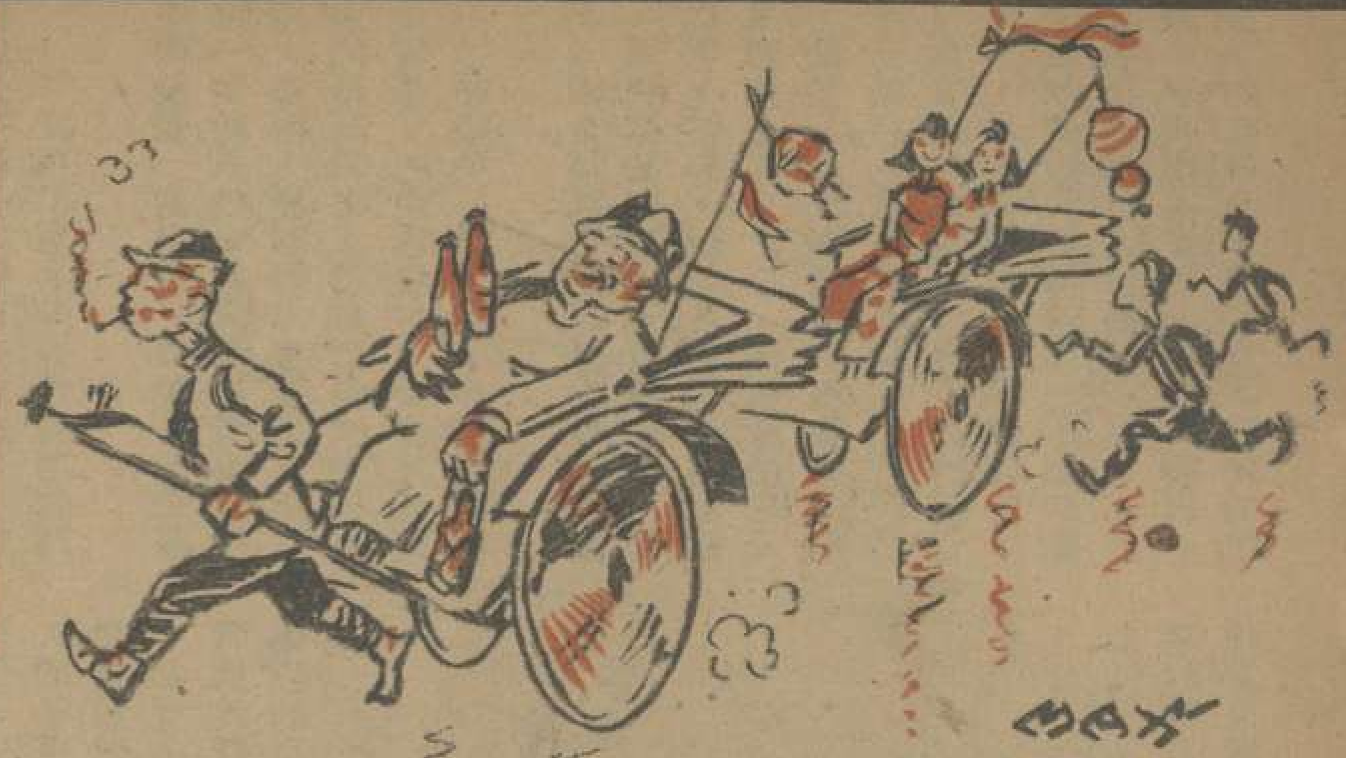


禧

春節街頭

特約

上海漫畫協團作品



華中漫畫壇與漫畫家（中）

南星

「中國漫畫」的出現

這是事變後上海漫畫壇復興的第一聲，由於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支援，去歲十月一日誕生了這本漫畫雜誌型的刊物。

「中國漫畫」的出現，雖說多少予華中漫壇一個新刺戟，寂寞的空氣得以稍為調劑，然而，展開這本豐富達五十二頁之多的篇幅看來，使我們得到一個高速度的評斷：「中國漫畫」委實還不配稱作「黑暗中的一線光芒，沙漠中的薔薇花」。

差不多廣告篇幅已然以多半數超過漫畫頁，而在這稀寥的二十頁漫畫中，却又為保甲，清鄉，鋤奸，電影等宣傳意味的東西佔去四分之三，所僅餘的四分之一，除了一部分國際諷刺漫畫外，便是些不干痛痒的色情與小趣味的作品了，統而言之，以這樣薄弱空虛的「質」與「量」，加之編排技術的生疏低能，確實，使我們對於那樣精美的印刷和豐富的篇幅覺得頗為遺憾的。

假如，單從作品技巧上着眼，却尚不無收獲，如江棟良，董天野，馬午的作品，確可算是華中漫畫壇的新面目，特別是在這里，作風上無形中築造成一個「毛筆」區域，線條的潑辣洒脫予消沉已久的華中漫壇園地創出一個新途徑來，無論如何，這一點却是值得慶幸的。

希望「中國漫畫」的主持者能於不違背建設新中國原則之下，盡量汰減些宣傳性的東西，使純漫畫意識的作品盡可能的增多，相信，以目前華中漫壇執筆者的群力，尚可能使這本漫畫刊物達到相當美滿的境地。

撬三相　上海漫協出品（特約）

華中漫畫家介紹

江棟良　這位作家在一般讀者耳目裏，當不是太漠生的吧！

有着國畫修養的好功夫，和成熟的水彩畫技巧，根據這兩種基礎，造成他今日的超越的成就。

江氏的「線條」的修養是頗可稱道的，洒脫，流俐，潑辣而富有旋律，加之活潑生動的渲染襯托，足可以予你一個悠長美妙的回味，假如，你能較深切的鑑賞他的作品。

他一直留居在滬上，公共租界區域中。事變前，他以明星漫畫像活躍在電影圈子裏，間而有社會諷刺性的作品發表在各漫畫雜誌裏，「全國漫展」時，他確收穫到美好的榮耀。

事變後，他僅以輭性趣味的作品發表在家庭婦女讀物中，除此之外，他也曾以時裝一類的挿畫，或電影廣告做為本身職業，至於公共租界之外的刊誌，他是不太感覺興趣，所以，這個階段裡，他委實不甚活躍。

但，他的作品究竟是為一般人所認為珍貴難得的，尤其是在線與構圖技巧風格上，當時，華中漫畫作家受到他的影響的，確實不在少數。

好面子　上海漫協出品（特約）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江氏以時局之重大及漫畫家之時代責任，挺身而出，活躍於「和運」大纛之下的「中國漫畫」裡，創刊號的硬性作風的幾幅漫畫，可以窺見他近期的轉變，毛筆線條的沉痛着實，深刻有力，頗可以「大刀闊斧」

上海漫協出品↓
（特約）

四字形容，相反的，糢性作風如情詩插畫一類的作品，也已「糢」到極點，但究竟還不失其「抒情」意味。

在爲數稀寥的華中漫畫家群中，他將更活躍的發展下去，於今後。

曹涵美 以「金瓶梅」古裝插圖畫名噪一時的曹大師當然也是爲多數讀者所熟悉的一位。

雖然，他的大半歲月是消磨在滬，寧，蘇，……等江南北境內，但他也曾留居天津，以國畫「人物」與北方人士結一時之緣。

他的國畫人物基礎造詣頗深，古風古調，崇雅不俗，兼能溶西畫之長，所以作品能博中西兩畫派鑑賞家所喜愛，除此之外，他也曾做些漫畫，富圖案風味，但因終非本工，所以專事「人物」，不過曹氏的漫畫天才是頗富有的，這可能在他的往昔作品中發掘出來的。

「時代漫畫」時代，他的「金瓶梅」連載插圖，每期在該刊中均佔有廣大領域，他以另一種新姿態，變象的技巧寫舊世紀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生動的繪鑄出各個生動的典型來，勿論是評之謂「復古」或「開倒車」，但他終以此者而佔中國漫壇一席地位，闢漫畫多一方面的途經，也可謂功力所獲的光榮果實了。

事變後，首先隨國府還都參加「和運」陣營，以其新作風突現於南京京報副刊版，繪「陳圓圓」，一改昔日娟秀細膩韻調，而轉趨於朴素淳厚之風趣，繼又繪「李師師」，「魚娘哀史」，近期作風，由此奠定。

同時爲上海「國民新聞」繪再本「金瓶梅」，技巧益見成功，畫中時有大膽誇張之流露，構圖繁簡咯具其長，色情描繪尤所專擅，所繪盡其香艷旖旎，體態動作刻畫入微，意趣滴蓄，半明半昧，逗人遐思。

其後又爲「新申報」繪曾孟朴之「魯男子」，爲漢口「大楚報」繪巴金之「激流三部曲」，漸次由古裝而時裝，然究竟以古舊的色澤去飾染新世紀的人物是不太調和的，雖然後者的時裝插畫在一般看慣於西洋畫風插圖的讀者們眼中覺得有些新刺戟。

在某一類作品技巧上，我深切的欽仰着曹氏的手筆，但目前時代所告誡予我們的，該不是古雅的超然風趣，而是現實的暴露描繪，是「戰士化」的，而非「名士化」的，我們謹以赤誠供獻曹氏，無仿多尋覓些有意識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脚本，至於「金瓶梅」一類的東西，倒可以推延到「國泰民安」時發表，畫工上無妨再精緻一些，不是嗎？

也算兜風
上海漫協出品（特約）

馬午 原名陳孝祚，只因馬年午時生人，故取名馬午，父陳寥士爲首都名詩人，將門虎子，馬午的文筆也頗不錯，但究竟他還年青缺少風雅，富於諷嘲，好像在「論語」上見過他的文章。

用毛筆作畫是近來的轉變，事變前，在上海漫畫雜誌上發表的作品大多是鋼筆的。

對漫畫有着忠實的愛好，「全漫」之展於蘇州，皆賴於他的力量，素日，對速寫素描更爲熱烈，由於這上的深切的修養，開拓出他的作品的前途。

事變後，與曹涵美同時活躍於寧滬二地各報，理論上，亦與曹氏相同擁護於「色情」，認爲「色情」爲一切人的活動的根源，故作品中，對於「色情」成分倍極濃厚，曾與曹氏於京報特刊「色情漫畫」專輯。

他對於毛筆的運用上，較最成熟，毛筆素描尤屬擅長，去歲春季刊於「華文大阪每日」的幾幅，可以見得他的獨有的風趣。

「男女之間」的瑣事，在他無不搜羅於題材之中，最近，中國漫畫中所刊便是一例，（年前南京中報，新東方雜誌與上海國民新聞均有所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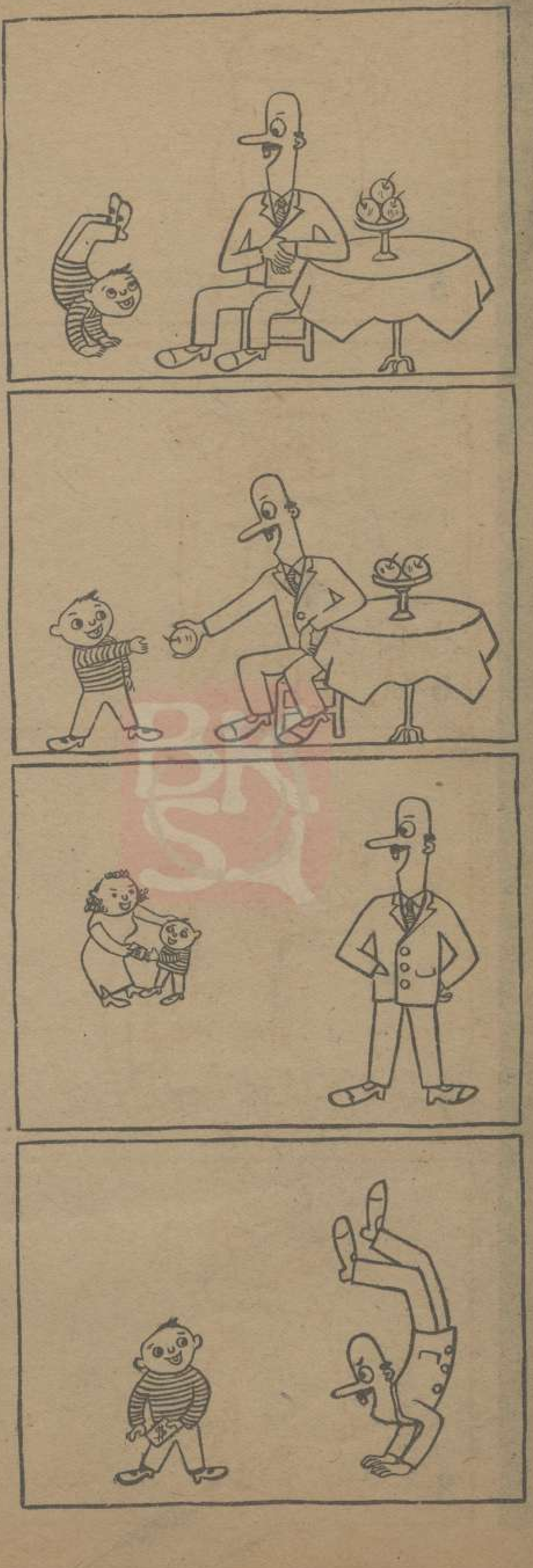
筆觸方面，輪廓與面型均有獨到處，方法上有受江棟良影『　」地方，而更擴大些，造成一種暗鬱深沉的作風，然而，我們不難在那飽富於墨色的地方，找到他的力量活動，至於木版趣味的成分，都是又一重優點了。

財奴本色

朱古作

父子的故事
—掙壓歲錢—

楊孚舜作



可喜娘

—新春漫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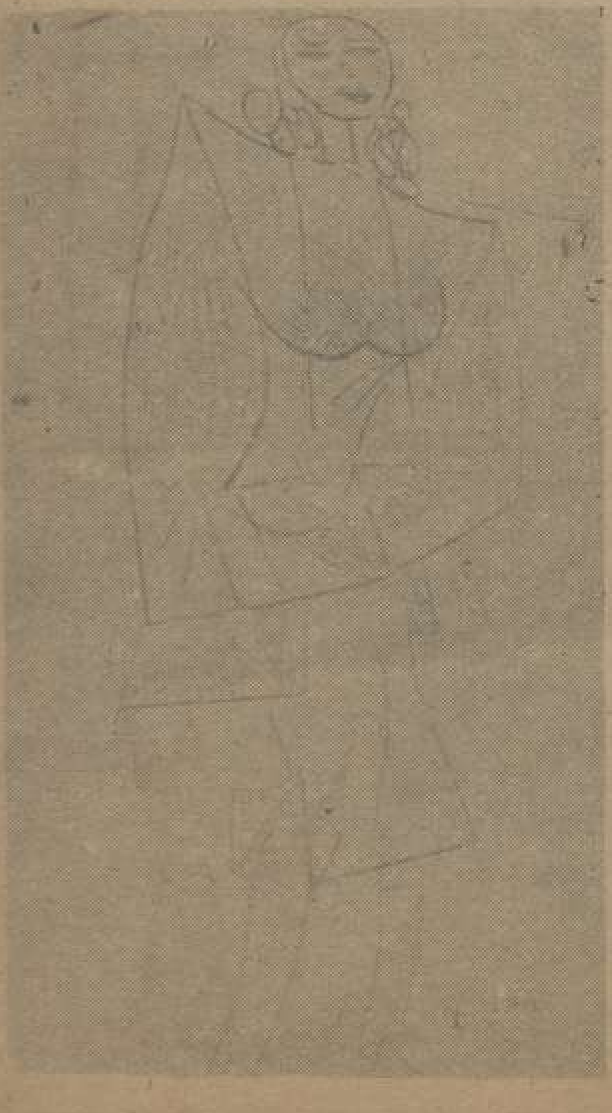
司馬千文
梁偉插圖

我從先有一篇文字，發表在某雜誌，現在節錄在這兒。至於題目是什麼，不願意完全發表，如今換了這「可喜娘」三個字，是這篇文字的中心點，節錄的也是這篇文字的「核兒」。

「一天傍晚華燈既上矣！東安市場裡當然是萬頭攢動，遊人如蟻。在下正在書攤那邊兒擺獨，忽然間由在下的右胳臂旁邊擠過去兩位姑娘。拐過去正是樓梯所在地，兩位姑娘舉蓮步挺腰肢上樓幹什麼去了。

上樓之際，旗袍開處，赫然襪子失踪矣！赫赫然腿赤裸裸者矣！吁！顯不剌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在下不禁抽了口涼氣，如同下雪吃冰激凌似的那樣難受！看官，可要記着，此光腿姑娘却又穿了件雪白羊皮袍與裸腿相爲伍，吾將不知這叫做什麼玩藝兒矣！」

這是一篇節錄，依照時代進展的眼光，來看這種服裝，實在太平常了！也許有點頭腦冬烘吧！看着是有點那樣的堵心！實在堵的慌！堵的很難受！裸着腿穿皮袍，這比光脊樑穿棉襖，是一個樣的特別！空心棉襖，我們穿起來，的確有些「涮」的慌！要不套個小褂，實在有些不好受。而下邊光着腿和「麥穗兒」皮袍裹在一起，好受嗎？如果穿個絲襪子之屬，還比較沒有「羊毛」的官樣與舒服。如果光着腿，羊毛打過來打過去的，難道就不顧及有些扎的慌！爲的是「好看」，未必，時代姑娘，大概是要給人一種「驚人之筆」吧！把人驚異的多瞻仰了她兩回，姑娘高興了！姑娘美了！這是天性中流露出來的一種犧牲式的愛美！當然的，沒有犧牲，就沒有收獲。然而也要看犧牲的是什麼？爲了愛美而不惜自己的肢體去任意犧牲，如果換回來是一聲「好」兒！還值得！否則，衆人都是麻木不仁呢！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姑娘豈不是白白的犧牲？



比起穿厚棉褲也不會有人多管閑事而去不答應妳的情況之下，我看，厚棉褲終究比光着腿，先不受朔風的欺凌！幹什麼呢？固然，時代是前進的，但是，不長一歲，不增一智，假使十幾歲，二十幾歲光慣了！犧牲慣了！三十歲以後，厚棉褲不找妳，妳也一定去找厚棉褲了！

經羽作

五蘊皆染

磨指頭肚

色藝雙全

剪影

士心作

風車

燈籠

算卦

空竹

忙齋閑錄

林鳳

名士派

究竟什麼樣子算是名士派，這問題恐怕不容易解答，不過，天下確是有此等人。是眞名士，也還罷了；最妙的是裝名士。以裝瘋賣傻去博得名士頭銜，可憐亦復可笑。

其實，眞名士又何嘗裝過瘋，賣過傻來？腹有詩書氣自和，也並不怎麼狂態逼人。閱微草堂筆記載：一狂士自負書畫，意氣傲睨，旁若無人，至對客脫襪搔足垢，有扶乩者，狂士請下壇詩，乩書：「回頭歲月去駸駸，幾度滄桑又到今。曾見會稽王內史，親携賓客到山陰。」衆問：然則仙及見王右軍耶？乩書：豈但右軍，並見虎頭。狂生聞之起立曰：二老風流旣曾親睹，此時群賢畢至，古今人相去幾何？乩書曰：二公雖絕藝入神，然意存冲挹，雅人深致，使見者意消，與罵座灌夫自別是一流人物。衆相顧而笑，回視狂生，已着襪欲遁矣。

紀曉嵐愛挖苦人，而此段挖苦得最妙，能使裝名士派者嗒然若喪，無地自容。

白髮

白髮是老的表示，然而老又何嘗可恨？這不過是人生的一個階段，有的還想老而不可得呢。

嘗見朋友中，頭上發現一根白髮，便會懊喪多少天，非用鑷子拔去不可，若是多了，還要染上一染。其實，大可不必，老之來，擋也擋不住；老若不來，請也請不到；該老而不老，也不成個樣兒。尤其是白髮，鑷他作甚？

說郛載有人詠鑷鬢詩云：「勸君莫鑷鬢毛斑，鬢到斑時也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客，被風吹上北邙山！」情詞婉摯，有白髮者可以自豪，萬々不可拔掉，不勝切盼之至！

一生吃着不盡

都願意一生吃着不盡，而苦不得其道，上焉者努力巴不上便發怨言，下焉者就去作奸犯科了。

然而，一生吃著不盡，果無道乎？實在是有途徑的，祇可惜知者少耳。

伊園漫錄載：山東人朱翁，商於姑蘇，性好施與，有以緩急告，輒假貸之，不責其償，及病且死，其子問父：外人所假貸者亦有契劵乎？翁曰：此可勿問也；吾枕函中有一小匣，吾死，汝取視之，一生吃着不盡矣。俄而翁死，亟發匣視之，中無他物，惟朱子家訓一篇而已。走正道，自然吃着不盡，用不着强求也。

代寫家信

街上時常看見有擺攤的，「代寫家信」，有時別字連篇，使人忍俊不禁。不過，千萬別笑，此種人固也是斯文一脈，但其本領或比你我高出若干倍去，因寫信是難事，代人寫信更是難中之難也。

來找他寫信的，當然非你我之輩，多是目不識丁之村夫村婦，旣說不清，又無條理，試問此等信如何寫法？你我遇此事，必擱筆束手無策，甚至抱頭鼠竄而逃，但擺攤人却游刄有餘，振筆直書，其本領的確可佩服，你我所萬萬不及者也。

兩般秋雨庵筆記中即有此笑話，謂：代巾幗寫家書，虐政也，余幼時曾爲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孖兒們俱利颸（猶言解事也），新買小丫頭，倒是個活脚蟾兒，作事且是溜䁃（猶言快），惟傴工某人係原來頭（初到也），週身僵爬兒風（左右不是也）」。余曰：可改竄乎？曰：依我寫。於是只好連篇別字，信手塗抹。

又，呂君仁軒渠錄載：陳氏廬嚴州，諸子宦遊未歸，有族侄大琮過之，嬸令作寄子書，因口授云：「孩兒要劣𡥅子，又闊闊䆉䆉的，且買一柄小剪子來，要剪脚上骨出（上聲）兒肐（音胖）胝（音支）兒也。」大琮不能下筆。

又載：京師有營婦，其夫久戍，以數十錢請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窩賴兒娘，傳說窩賴兒爺，窩賴兒自爺去後，直是忔（音忤）憎。每日恨（入聲）特特地笑，勃騰騰的跳，天色汪（去）囊不要吃溫吞蠖脫底物事。」秀才沈思久之，以錢還云：「你且別倩人寫去！」

由此觀之，代人寫信，其苦有不堪言者，擺攤先生眞個「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矣，又焉敢輕視之？

村塾先生　葉未行作

武隆作

人物誌：

官面上的

女國劇家

小學校長

標準記者

馬路使者

淦宗賓

時代的錯誤

——摩登女性實錄之一

呈分

感謝天！一個機會，使我盜閱了某位女士的日記，不但從容的看了一遍，還有綽餘的時間抄錄一部，按照小學生修身課本上的說法，偷看人家的書信，日記是「有損私德」的，那麼，旣然盜閱，還要付諸梨棗，公然發表，似乎應該「罪加一等」，不過，在我看來，發表這篇日記，雖然不免「小德踰閑」，可是在「大德」方面講，也許有裨青年男女，而利世道人心，說不定還算「公德無量」呢。

五日

簷外淅瀝的洒着惱人的雨，我心眼裡悽悽的滴着愁人的淚！

同屋的梁小姐（？）不知又往什麼消魂的地方去度良宵？留下我孤零零的，伴着黃昏，獨自低啄這金黃色的窩窩！

本着上蒼賦與我的天良，我不敢咒詛這窩窩頭，故鄉裡的老母小侄們不是每天祇吃些摻雜麩皮的紅高粱麵嗎？他們視這黃色的玉米麵，小米麵的熱情，不亞於這裡的人們保重白色燕菜的熱心腸，我每餐用二毛錢買一個小米麵的窩頭，二分錢買雪裡紅，在母親看來，也許說我是「享福呢」：雖然同學們（那些吃炒餅湯麵的同學們）譏誚我「吝嗇過度」！

天呀：吝嗇二字放在我的身上，也算榮幸，更算刻薄，我拿着母親賣掉兩口猪的九十三元來念大學；住在有暖汽自來水的天宮裡，已夠「奢侈」了！

我不是吝嗇，我是儉省，我要用這九十三元錢的力量，發揮五百元或一千元的効用，與那濶綽奢靡的同學一樣的度過一學期，按着我初來時的預算，勉强着，還可應付，憑着試卷上的成績我僥倖豁免了學宿費，九十多元還不够吃半年的窩頭嗎？

誰知一個窩頭一躍再躍地，竟一躍而爲二毛了，誰知大學的書籍這麼貴？一本參考書要用三四十元，誰知大學裡還有許多應酬費？誰知……有了這些「誰知」，便要愁愁人！入學剛剛二個月，九十三元已去了八十元，這區々十來元，怎能度過這悠悠的歲月呢？有苦向誰訴呢？愁急了，便玩弄這把小小的手鏡！

鏡子是我的恩人，是我解脫的神，你看：當我也斜着眼，微微的笑，那鏡子中不像一棵迎風的春桃嗎？你看當我雙眸俯視，略蹙眉頭，那鏡子裡，不似悲秋的紅葉嗎？當我張開嘴哈哈大笑，那鏡子裡不像五月裡吐火爭艷的石榴嗎？當我悲從中來，獨自哀咽，不像雨中的梨花嗎？當我倒豎雙眉，怒容縱橫，輕輕的拍檯子，嘴唇突的張開，突的閉上，閉上後，自然要皺着嘴，那鏡子裡不很似那熟透了的蘋果嗎？

我不是誇口，我的一顰一笑一哭一怒，無處不美，單單這基本動作，就夠美的，假如我像梁小姐一樣有一雙銀灰的鹿皮鞋，一件銀灰的披肩，銀灰的皮大衣，那我不是更美嗎？

王媽進來了，給我一個通知條，班長寫的，說星期日在金山飯莊歡宴張教授，每人出洋六元，啊！六元？那就是我半部財產？怎麼辦呢？我哭了。

我的眼睛浮腫着，像個紅杏兒的當兒，梁小姐回來了，帶着一大包蜜橘，蘋果，還有一個點心盒子，裡面滿裝着牛肉乾，鷄肉鬆，鹹麵包，她那肥胖的眼笑迷迷，把眼睛擠成一條線「小妹々爲什麼哭啊」？

梁小姐雖然是同屋，可是她三天不準有一夜回到宿舍裡，假如她回來，便像浸了水的泥像，倒坦在床上，酣睡如猪，即使她醒來，永遠是寫信，所以我們聯床幾日，談話是很少的，她對我雖是陌生的，可是現在喲，是我唯一傾訴的人，唯一祈禱的神，我一腔話傾瀉給她！最後我說：

「我的家庭不能與你的家庭相比，你們是上帝優待的，天給的幸運」！

她把臉忽爾陰沈，嚴肅的對我說：

「小妹々，你不知道我的家與你一樣！不，還不如你的家，你還有幾畝田，我家僅有一堆債，我的幸運，不是天給的，是我自己運動智慧創造的！」

我們倆談了一夜，原來他的大衣，香粉，鞋，襪學費……以及一張信紙，無一不是男朋友「餽送」的。

「你出賣你的愛情」？我冒昧的。

「傻孩子，我是以愛情，換取知識啊」！

她的話是眞理，我不禁翕然而動與她學習此愛情換取知識的方法永遠忘不了她那句格言：

「我們的美就是我們的「財產」！」

前途有了曙光，我安然的睡去了！

八日

我該萬分感謝梁小姐，他不但教授我許多戀愛術，還給我介紹一個實習的機會，對象是教育處的豬科員，前天見過一面，人物還眞瀟洒，祇是梁小姐說「有些窮酸氣」！

今天下午四點，豬科員約我於銀城咖啡館見面，恰巧梁小姐無事，她替我化粧並借給一件絲大衣，一個皮包，我心中怦々的跳，到了三點半我說該走了，她笑迷迷的說：

「你忘了我告訴你的，要晚到半點鐘嗎？初次的約會，女人是必得遲到的」！

臨行，梁小姐又遞給我一張十元的鈔票，我戰戰的手，猶豫了。

「你不是告訴我，女人不會花錢嗎」？她又笑了！

「這錢不是花的，是作樣子的，無論什麼場合，飯館，影院等付錢的時候你總要摸出來展覽，他決不會叫你付錢的」！

「謝謝你，我永遠告誦妳的話」我去了！

這是生平初次單獨與男友會面，自然羞羞的，垂首玩弄手指的時間，自比談話的時間多，偶爾目光接觸，我窺出他已經懾伏我的足下了。

走出咖啡館已經暮色蒼茫，他引我走到一家「二葷館」。

「有雅座兒嗎」？這自然是梁小姐梁教授給我的課題。

「有，有，樓上雅座兒」！未容豬科員回答，館子裡的夥計已經招呼了，慌忙把大門簾掀起：「看座兒」，一股烤鍋貼的香味，撲入鼻腔，引誘出一口涎液，暗暗的吞下去，按着腸胃內的情緒，我應該毫不猶豫隨着進去，可是本着梁教授給的法則，像這種不體面的館子，應該拒絕的，我抑住情感，拿出理智來。

「好就倂！我們上別的地方吧！」同時我用手帕掩上嘴。

「好！好！」他由樓梯口退回來，臉上不勝杌隉。

到了「灃陽春」的雅座，他讓我點菜，我瀏覽着菜單子，對那黃燜肘子，紅燒牛肉等非常的垂涎，可是教授告訴我，應當要淸淡的。

「燒多筍吧！」我點出一個，他又追一句，「再點一個！」

「沙鍋鷄」我又點一個，夥計追一句「整的吧」！我唔了一下，我雖然吃過鷄，可從未在館子裡吃過沙鍋鷄，誰知什麼是「整」的什麼是「不整」的呢？這點，教授未曾告訴我。

他又叫了兩個菜，還給我斟了一杯酒，遵從梁教授的法則，酒是不能吃的，而米飯呢也僅能吃一小碗，我空空的腸腹，稍違她賜的定理，吃了二小碗，便說「時間不早了，該回去了」！豬科員看沙鍋裡的鷄子，尙未動用，便狼吞虎嚥起來，嘴裡的鷄骨支支的響，頸子一伸一縮，擺動着，他不像吃鷄，倒像鷄吃食兒，我默々的看着他的大嚼，又羨慕又惋惜。

夥計開上條子，我趕緊開開手皮包，他很伶俐的一隻手按着我的手，我輕輕一笑把手縮回來。

他不看賬單，而問夥計「多少錢」？出乎我的意外，大概更出乎豬科員的意外！

「二十五元三毛八，先生」！

「太貴呀」！他有些怔忡，左手摸索着口袋。

「先生，這還貴」！夥計冷笑着。

豬科員慌張着由左邊口袋裡摸二張十元的鈔票，夥計接過去，玩弄着，說：

「還差五元三毛八！」豬科員更慌張了，由右口袋裡又摸出二元一毛五，夥計接過去說：

「先生，不忙，不忙，慢慢找，還差三元二毛三」！

他又摸褲子口袋，背心口袋，摸索了半天，祇有幾張「過期的電車票」，他的臉本來是紅的，現在蒼白了像幅鮮艷的紙花，驟然失掉顏色！

「記賬吧，剩下的」！他眼睛睜着夥計，我的眼睛睜着他

「對不住，先生，概不賒欠，就是常主顧，還是現錢交易，况且……」况且以後，大概是不太禮貌了，夥計吞回去。

「我常在你們這裡吃飯，你不認識我，今兒我忘了帶皮包，眞……豈有此理」，他羞惱成怒，要咆哮了。

「先生，別急，您忘了帶皮包，這位小姐可沒忘啊」！

夥計的目光直射着我的皮包，我這時，心裡固然恨那狡黠的夥計，可更恨這惹事的皮包，假如十元鈔票放在口袋裡，不就安全了嗎？夥計不會解開衣襟檢查我的！

「那麼，您先借我用用！」他那哀憐慘淡的樣子似乎要哭，我顫顫着打開皮包，顫顫着摸出那張鈔票來。

夥計找回錢，他給我六元說：

「算我借你四元，一兩天，或三五天，一定奉還」！

我默々的，彷彿深秋的寒蟬，自從夥計送上眼單，我未說一句話，抑忍滿腔的悲哀，回到宿舍裡便嗚咽了！

「怎麼？初次見面，他就要求什麼嗎」？梁小姐以爲他强迫我什麼來，等我告訴原委，他又笑了，兩隻肥肥的眼睛又擠成一道縫兒！

「小妖妹，這可算什麼？四塊錢，我送你了，不，脆乾十元都送你好不好」？

「我花你的錢去吃館子太……不忍」我仍然哭！

「不是我的錢，我的錢全是男人的，由男人的手裡拿來，再用於男人身上也是應該的」！

「他騙了我」！我覺得以堂堂科員不會身邊祇二十多元！

「不是他騙了你，是我大意了」！她沉吟一會，又接着說「你可知一個科員能掙多少錢？也不過一百出頭兒，怪我，第一不該介紹一個窮酸，怪我！第二，忘了教給你」！

「教給我什麼」？我記得她已教給我不少的學術了。

梁小姐鄭重着，宛如一位化學教授，對着配錯分量，因而燒手的學生，那樣懇切，那樣熱誠的說：

「這都是時代的錯誤，他預備的錢，不充足，但是，我也忘了物價的指數與他那科員的薪俸的比例」！

「假如你不忘記又該如何呢」？

「假如我不忘了，我告訴你，不等付賬，吃完了，就走」！

「你準知他的錢不够嗎？我還想去看電影呢」？

她又笑了笑：

「當他祇摸出二十元的時候，就知不够了，便道聲「再見」先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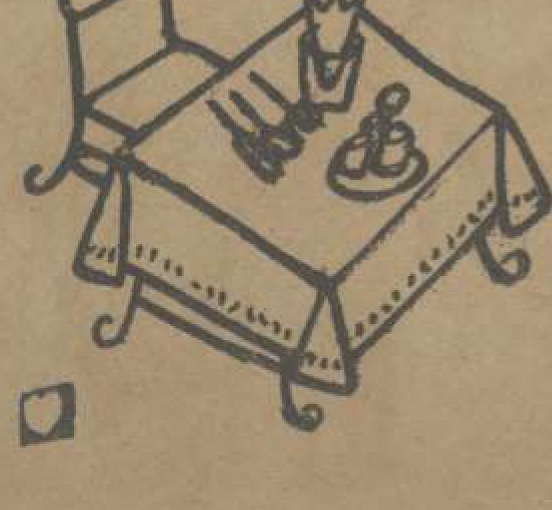
「留下他怎辦呢」？她可憐豬先生，雖然也恨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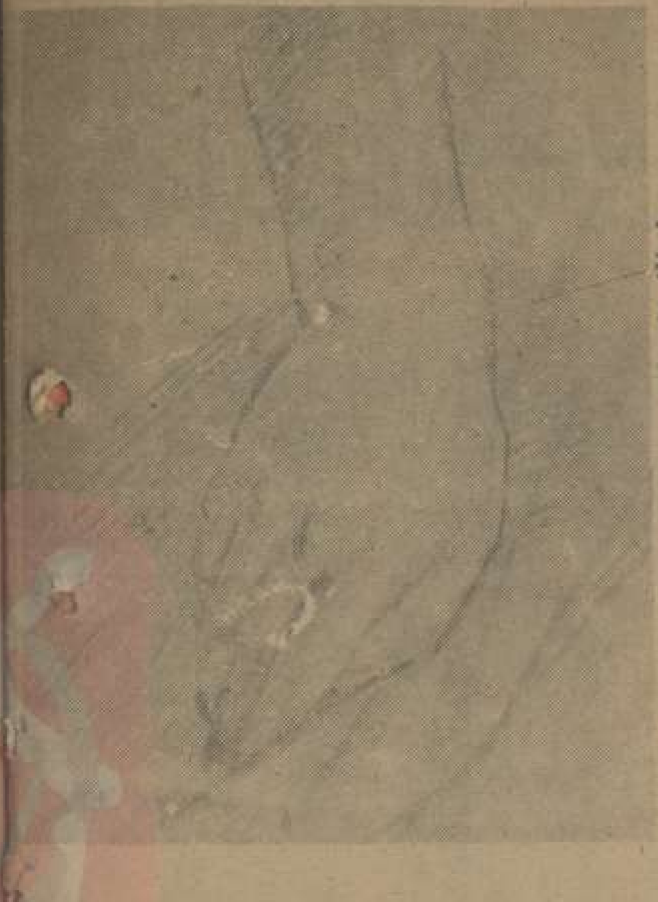
「管他呢？押下大衣，押下居住證，身份證都隨便嗎」！這時王媽進來倒開水，我的肚子又嗚嗚了。

「您給我買一個窩頭去」！

「你是吃了二十五元多嗎？怎麼又餓」？梁小姐懷疑的。

「我遵從你的指導祇吃了點多筍，一小碗飯」！未敢實說二碗，她又笑了說「傻孩子，這也是時代的錯，我不知你肚子裡的油水呀！」說着打開盒子讓我吃麵包佐着牛肉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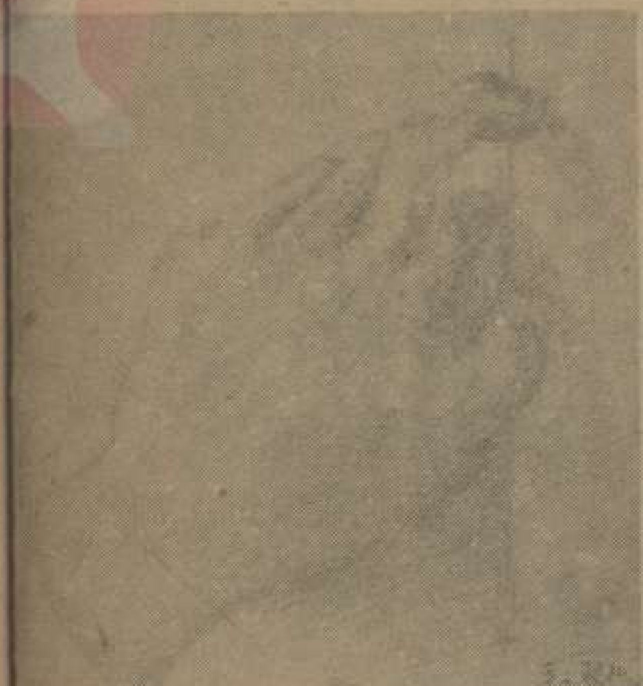




←振仕畫

手的描寫

（幅二）畫殷徽宋↓



描素米久

非非集

貫洋

人問：現在文人們每一提筆，首先不能不寫的，便是女人。難道文學和女人眞結了不解緣嗎？

「當然」！——我一定要如此答覆他。

因爲文學離不開人生，而人生的主体竟有一半是女人，我們旣不能限定文學只准寫某方的半數而不准寫另方的半數，於是女人在作品裡便成了不可避免的內容。

可有一樣，寫女人的動機不同，又不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爲了寫人生而聯帶着寫女人，女人是屬於文學的所有，縱然全部作品都由寫女人的文字組成，也不失其爲文學。如果爲了女人而寫女人，作品是屬於女人的所有，不論把她寫成任何的美麗，多情，結果不過肉麻而巳。

◇　◇　◇

戀愛家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有時候連自己的生命都肯犧牲了去博得他所要求的滿足；相反地藝術家又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往々爲了無關緊要的一行詩句或一張面型而整夜不眠。

所爲何來？大約除了本人誰也不知道。

◇　◇　◇

用極聰明的方法去做至愚蠢的事，是近代人的特徵。

◇　◇　◇

進化使人類去掉了全身毫毛和一條尾巴，那是人所共知的事。不過我們不要忘了，在進化途中和尾巴毫毛一同去掉的，還有許多人類的本能。

古代人在穴居野處的時候，爬高竄遠，翻山越澗，那簡直不當回事；然而一到了近代的運動場上，某人跳高跳了七八尺，某人跑步跑了幾分幾秒，便造成了新紀錄。原有的本能一旦失掉之後，再想恢復的確是大不容易的事，在某一點上說，或者竟不可能，也說不定。

過去的不必談了，所成問題的是現有的人類本能是不是仍要隨了進化而漸々失掉？我覺得這是比什麽都重大的一件事，與其讓後代子孫去運動場上死氣白力，何如現在注意點兒別太過於享受的好?!

◇　◇　◇

中國舊劇上的表演，往々偏於誇張；但也正爲了誇張之故，有時候和漫畫一樣地發揮着諷刺作用。

最顯明的，如丑角在搗鬼的時候，常々向台下的觀衆擠眼睛，這一舉動，在表面看起來似乎越出劇情之外，是一種多餘的表演；然而在諷刺作用上却是大胆的描繪。

善於處世的人，大都會板起面孔來說謊，而在對方的聽者，雖明知他是在說謊而仍要當作實有其事一般地板起面孔來聽。雙方的心理相喻於不言中，所差的只沒有相互擠眼而巳。所以丑角如不向觀衆擠眼，便像缺少一點劇的力量似的，觀衆也許會不很滿足吧？

◇　◇　◇

其實，還不止處世，在人性的本質上很有喜歡聽謊言的成分。

某人吐痰帶有血絲，你若直然告訴他這是肺結核，一定會惹起他的不快而別人也嫌你魯莽，雖然他們都知道是那麽回事。某人面上生着黑痣，相士便會解釋着說他此生昇官發財，全賴乎此；一定會使這人中心怦然，多掏腰包，雖然他自己明知近乎渺茫。這還是聽別人說謊而巳。更有得不到別人的說謊而心理上又的確需要謊言時，就該自己騙自己了，過年貼春聯，寫着什麽「三陽開泰，五福臨門」呀，什麽「聯仲三元」呀，「抬頭見喜」等々，都是此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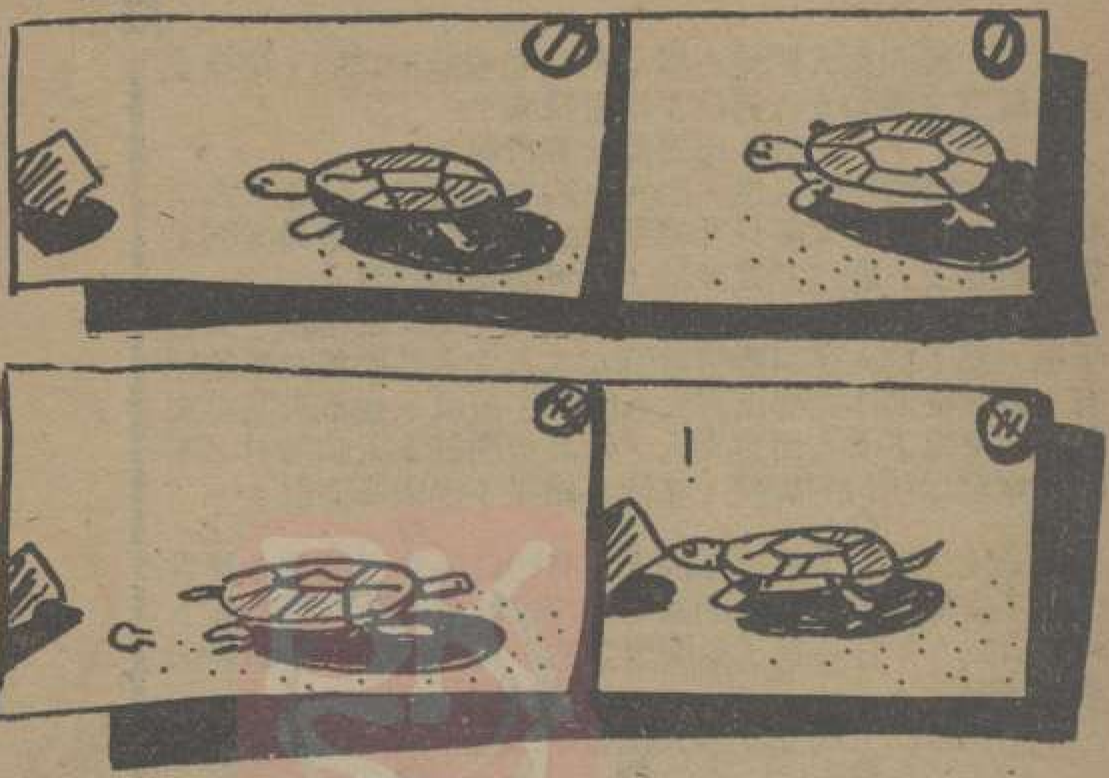
利用了這一弱點，世上才有所謂拍馬一事。因爲人々都有隙可乘，所以善於拍馬之徒才能通行無阻，無孔不入，而獲得意外的成功。

久米素描

新人作品

見硬就回

曉世作



吳明作

↓先生：「兩個等三角合起來是幾角？」
學生：「是六角。」

天祿作

新穎的戀愛術　應白作

「怎們六門不及格呢？」—葉烟

↑男：「我有十所洋樓，十輛汽車，十……」
女：「還有十位夫人。」 幽風作

←衣冠與實質 大愚作

↓賣弄 吳明作

本市王皇先生：信及漫畫均已收到垂問各項皆甚中肯，但漫畫較重內容且應以笑的效果達到諷諫生活的目的，所以不可拘泥說某種線條某種型態爲固定形式，而是就所繪對象權宜表現的圖畫。

這和幽默小品一樣，務必是一種經過知識陶冶以後的智慧之微笑，才能比較通俗地感動每一個看讀牠的人，故而繪製漫畫在線條上比較放縱，態度上比較詼諧，可是須要有廣汎的知識作基礎，堅定一個嚴肅的出發，那末方始能夠保持正確的批評去分析支解世態及人間的種種之現象。

所以在根本上也就是出發上漫畫及普通稱爲純藝術的繪畫絲毫沒有分別，其不同乃是方法與表現的差異，像普通繪畫是以美感化人而漫畫是以曝露警惕人的不同就是方法上的分別：假如用淺易的例子來比喻，就和法律與教育的不同，可是其目的都是希望人生美化。

至於漫畫的種類在三卷十二期中已經縷列述過，到不可以線條分別，這個原因是由於漫畫注重線條不如注重內容那樣嚴刻，而僅僅可以說是彩繪方法圖案方法素描方法或幾何畫方法等而已，自然一幅完美的漫畫，主要仍以笑的諷刺，寓莊於諧，含蓄的暗示爲骨幹，他如構圖襯托線條等技巧上的條件只不過是輔助漫畫目的更完善的成就——也就是說借重技巧表達內容更能深刻感動人的意思，所以不間斷的自習中也須要多讀，多看，才會由熟生巧，逐漸接受潛移默化的力量而心領神會，那末讀外人作品自是很好的修養之一種，不過在此廣汎的讀看之中，應加留意，就是：你覺得喜歡誰的畫風，和你能作怎樣畫風的畫，逐漸以後，你便能由模做而入創造階段了。

同時漫畫並不是胡畫，這也是須要了解的，所以如無繪畫根底便驟然作漫畫，其結果一定很失敗，最少限度只會取巧避難，徒似其形，相反地如受繪畫習慣的拘束過甚時，則又不能解放心理和手眼，而顯得懦怯胆小不敢畫漫畫了，所以還要有近乎執中的態度方能此彼兼顧，而你所問的彩色漫畫，也正可得到結論：「就和別的漫畫一樣，都是由繪畫中蛻化而來的藝術。」是有繪彩色畫的修養以後自然可以達到的目的，而且只有溫故知新及熟能生巧，決不是可以抄近路的事。

↑賀客：「恭喜老兄又得弄璋之喜。」
主人：「不敢當胡鬧而已。」 楊沛作

新阿斯援爾撒片

Banyu

內服的六〇大劑

對於梅毒之治療、不可缺有六〇六號劑、是人周知之事實也。

然而此六〇六號因係容易變化之藥物、故未能以爲粉末、或片劑而服用、只得爲靜脈內注射用而應用。

所以當其治療非經醫師的手續不可、又在婦女或小兒之治療、往往有困難於靜脈內注射之時、故不得已而中止等缺點不少。

本劑「新・阿斯援爾撒片」爲完全補充此種六〇六號之缺點計、只將六〇六號劑化學的集成之一部分變更、而改製爲容易服用之片劑、所謂經口的六〇六號劑也。

因之其治癒効力非常偉大、即除六〇六號劑以外之任何藥劑、絕不能比肩且其服法、極是簡單、即如普通片劑同樣、只需內服一法却收偉効。

更對于「阿米巴紅痢」「瘧疾」以及豫防梅毒、收見著効、是己有定評之事實也。

萬有牌子 Banyu

包裝
二〇片
五〇片
一〇〇片

主治各症

凡一、二、三期梅毒、以及梅毒之變症、無論病勢輕重、均能藥到病除、此外如瘧疾、阿苗巴痢疾、睡眠症、熱帶睡症、再歸熱、揚梅瘡、皮膚病、梅毒感染豫防

有名大葯房均售

製造總發售處

日本・東京・日本橋

萬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華北出張所

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二六號
北京東城溝沿頭一號
青島臨淄路一五號

飄然欲仙

身輕似羽，飄然欲仙，這是形容健康之人，不只精神活潑，並且身體强壯的句子。世間這種人恐怕很少吧！可是如果每日服用若素，不怕是老年人，亦能精神充足，健步如飛，青年人那當然効力更大了。若素有細胞復活作用，常服可免衰老，更能預防百病，享百年高齡。若素給療胃腸病，肺病，虛弱症，功効亦十分偉大，凡服用之人，無不贊爲神藥。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胃腸營養 若素

特靈伯爾片

白濁五淋

只消服一瓶除根

包裝二〇片一〇〇片

製造總發售處

第一製藥株式會社

本社 東京市日本橋區江戶橋

支店 天津日本租界伏見街

奉天・青島・臺北・上海

法官：「妳謀殺妳丈夫的器具都在這裏了嗎？」

——韓良作——

·編後輯·

△本期封面係梁津氏所繪，設色鮮明新穎，立意別緻，尤為本刊增光不少，

△上海漫畫協團之出品，春節街頭，皆係海上知名之外人漫畫家之傑作，但中尤以沙樂夫先生，深受國人歡迎，本刊特約榮蒙見惠，謹此致謝。

△並今後每期皆有上海漫協諸公之大作批露於本刊，敬希讀者賜注。

△本期呈分先生撰述時代的錯誤一篇，文意警闢，針對時代社會病，而分析而解剖，幽默精鍊，雖然刀筆尖刻，但不質不失厚道，現代青年不可不讀。

△漫畫講座為陳金錫先生從事漫畫以來，實地經驗之心得，漫畫史料，技巧，理論俱皆豐富，實為不可多得之理論文字。

△連續漫畫財奴本色線條流暢，畫面簡潔，雖然情節似不可能，但因此正能十分深刻描寫出人類之貪婪心理，可謂為成功之連續漫畫。

△自一月號起本刊特闢新人作品欄，立意在鼓勵青年作家踴躍投稿，但所刊各作品，用色，構圖多不合製版條件，請今後繪畫時用黑色墨水為尚，畫面稿幅大小毫無關係，並請記清眞實姓名，及通信地址，否則以卻酬論。但以前所載之各青年作家作品，均破例給酬，存儲待取，希即日賜下通信處為荷。

△新進作者韓良君，畫題取材別緻，雖然不無模倣外人作品之嫌，但自有其取勝之點，本刊得以推薦，非常榮幸，希望韓良君而後仍能源源賜下稿件，以饗讀者。

編者

北京漫畫

·第四卷·第二期·

每册定價三角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日出版

編輯發行印刷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電話五局 二九三一 二九三二 二九三三 二九三四 二九三五

總代售處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電話五局 二九三一 二九三二

徵稿啓事

本刊為公開性質，極端歡迎外稿，一經揭載，報酬從豐。

徵稿範圍：

時事漫畫・政治漫畫・

諷刺漫畫・趣味漫畫・

風俗漫畫・歷史漫畫・

漫畫消息・漫畫理論・

漫雕・漫篇・漫文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內務總署登記証政字第二千七號

每冊三角